

崇禎朝記事

崇禎朝記事卷三

九年丙子正月內閣溫體仁奏逮問知縣成德之母辱臣於長安門又持本聲冤於朝上命下德錦衣衛打問已於午門前杖德六十發戍初德爲滋陽令耿介絕俗不善事上官偶處府廳積役府廳怒之揭於巡按禹好善開列多端誣以貪酷致被提問及到京士民俱爲之訟冤長洲在閣時亦言之至是好善再疏直言德係舊輔之私人矣賴上不之罪而德母各處投掲至隨體仁輿詬晝於朝門體仁畏之乃具掲奏聞竟擢重譴至十六年起廢升兵部主事甲申之難母子俱殉節死

曹欽程者以逆案問辟繫獄將十年同案諸人俱已正法獨欽程尙存遂爲獄中牢頭鄙橫無恥每搢紳入獄卽需索萬端成入欽程亦如法索詐成大怒拳毆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被傷人皆快之欽程後以闖賊破京釋放卽拜降賊庭從賊西去不知所終

寧夏巡撫王楫馭下少恩一日於教場點兵下操適聞有解到賞軍餉銀軍士遂紛紛求發楫不許比夜楫入城至北門內軍士攔路求索楫命鎖之衆軍遂鼓噪稱亂持刀砍楫氣絕仆地而死事在丙子正月從來邊軍多跋扈當元年甘肅兵變已戕殺巡撫畢自肅矣至是凡再見

淮安武舉陳啟新上獨違時尙疏灑灑萬言其大指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於腐爛無儒欲并科目廢之專舉孝廉行漢法跪於午門奏進上方行不測之恩威遂投契上意奉旨以爲敢言可嘉徑授吏科給事中吏部不能執奏舉朝無敢訟言惟劉宗周於條奏疏末及之言啟新言有大而近夸情似要而有挾未可遽定其品一言投契立置清華雖稱一時盛事將如名器可惜何後啟新官諫垣二三年庸庸隨時未有非常建白卒以敗類蒙譏得罪真覺名器可惜也

時有候選庫大使程品疏斥啟新之虛誕欲廢祖宗科目之制

是絕孔孟君臣之脈上怒著刑部提問擬罪其人雖未必端品  
然此疏則足愧舉朝之容默者矣

命兩京三品以上於進士舉人貢監中舉堪任知府一員五品以下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知府於貢監吏民中舉堪任知州知縣一員送吏部除授部中先舉在京各官所舉共二百餘員開列上呈命量才選用初旨命卽授州縣正官遂大半以營謀得之及部中類考又復以賄爲高下至有考授丞簿者諸人始各廢然於是  
有志者俱不屑就究之亦未能得一人也

劉宗周以特召至拜官工部右侍郎卽上痛憤時艱疏略曰朝廷  
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武夫治術尙  
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廠衛司訊訪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  
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詔  
佞日長三尺法不申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而好生  
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寥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及

錢糧而官逾貪吏逾橫賦逾逋嚴刑與重斂交困而盜賊滋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弁窮於督撫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以報級以幸無罪求治愈殷紛更四出致市井雜流咸得操訛抵隙以希進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幾於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矣奉旨大臣論事當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已閣臣以馬價空匱議捐助宗周獨言不敢懷利以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罷歸至天津知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復上身切時艱疏略曰往己巳之變有小人起而修門戶之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庭浸疏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繁欺罔轉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己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予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丁魁楚等之失事而予之戴罪何以服劉

策之死諸鎮勤王爭先入衛者幾何人不問以逗留詰責何以服  
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飪之局廷臣若可幸  
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人之或戍或去豈昔之  
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耶且皇上惡私交而臣  
下多以告訐進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崇勵精而臣下奔走  
承順以爲恭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此似忠似信之  
類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皇上亦有所  
不覺矣又言小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  
以自異故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末又及時  
政最乖者數事以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責備首輔體仁謂其大奸  
似忠大佞似信且引唐德宗之不覺盧杞奸邪爲規奉旨責以比  
私亂政顛倒是非革職爲民已又上書體仁規其勿蹈江陵分宜  
之覆轍體仁不省

劉公前後立朝不滿一年而諫草甚多皆鑿鑿名論纏緜懇惻

不減賈長沙陸敬興也已盡選入名臣奏疏中但擇其切關時事者錄一二於此云

大學士錢士升疏進四箴一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并包功過在宥大絃毋急六轡毋驟不競不絀世躋仁壽巍巍蕩蕩大哉吾后一曰簡以臨下若網在綱要領獨挈條目畢張無爲守正垂拱明堂執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衡石徒蔽章光一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形容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填胸鄰鐵市虎載鬼張弓一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毋畸衰益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救弊矯偏參調詳審畏卒怖始罔或不凜時上已不說未幾遂以論駁武生李璉疏議搜括富戶事去位自武舉陳啟新上疏邀特恩一時長安游棍章滿公車至有徑請召對者武生李璉一疏至欲江南搢紳富戶報名輸官行手實籍沒之法疏下閣票嘉善惡之遂擬刑部提問以進御批改票烏程曰上方欲通言路當以所擬太重耳遂改擬姑不究嘉善曰

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卽具疏言此衰世亂政是使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而爲流寇不止乞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疏上而璣疏已批下法司提問矣是疏則批云改票原欲申飭通政何相疑至此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遂請告辭去其官而用其言一疏之有造於生民者大矣

先是右經厯吳鯤化上疏論雲南巡撫錢士晉貪肆烏程卽擬嚴旨行巡按究問回奏士晉係嘉善嫡弟蓋欲借其弟以逐兄皆烏程之機械也旨下而士晉報病故事乃得解嘉善卒以是去

錢已去位御史詹爾選先有疏論陳啟新之用責備輔臣冢宰不能盡言執爭至是復疏言大臣所以不肯言者以不肯去耳今士升肯言矣肯去矣以去就悟明主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卽嘉許而疑其要譽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矣將卒驕懦日甚聖德恩

禮過渥則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人見紬德而齊力則疑  
緩於敷文免觀說行或疑朝宗大義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  
日煩或疑明啟之刑書不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  
無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則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  
衆唏噓種種隱情有難殫述上怒甚命錦衣衛拏問特御門召對  
面詰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卽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百言抗  
對無屈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  
聽臣言亦可畱爲他日之思中璫在旁亦噴噴歎服上益怒命繫  
朝房候旨內閣揭救翌日旨下言本當重處念輔臣申救姑著放  
了都察院議處初止議罰俸以議語涉誇并處主稿御史張三謨  
乃改議爲民

上以邊警仍分命太監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  
御史金光宸疏請罷遣上大怒於八月十六日召對廷臣是日下  
午恰值風雨驟至閣臣部院侍立雨中至以袖障雨上召兵工各

部堂入厲聲云而今要練兵買馬製器械諸臣唯唯上云平時都說口子是好的而今卻從口子入了平時都說有兵馬準備而今卻沒有這是恁麼上聲色俱厲風雨聲亦復雜沓久之獨召金來前上云你疏是甚麼主意你們科道官到這時候並不說何利當興何害當除還說這套話光宸云皇上因文武官員無一實心任事所以有這番委任但這些事體別有委任文武官員一發好卸擔子上厲聲云事到如今你們文武官員可羞可羞金云臣巡按河南時見皇上罷撤內遣以爲是聖明第一美政語未完上卽云不要是這等說連說數聲金又將文武官員話頭申說一徧上云本該重處以後再有這樣的定要拏問徐云該部議處諸臣仍賜茶果而退

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同時遣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是年昌平陷乃內臣納假兵而起爲內應

者

命調各鎮兵入援總兵劉澤清至河閒擁衆不前疏言東撫李懋芳格標兵不發上怒下部議懋芳革職其實標兵三千而劉兵萬餘不相涉也自此以後總兵非復督撫可制而澤清更爲跋扈云至壬午之警王永吉爲東撫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上所原反得升薦遼總督不知三千兵從來如此當時撫臣所值有幸有不幸也

本兵張鳳翼自請以身當敵督援兵出師而以舊本兵梁廷棟爲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北兵至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而已北兵將出沿途刮樹大書各官免送四字二人度敵退後且罹重罪因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北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後下刑部議罪梁議斬張免議以烏程之庇故時謂張死亦不幸矣

北兵入至天壽山將諸陵寢殿拆毀兵退後撫按奏稱忽有怪風

從東北起祖寢門扇海馬獸頭神路樹枝悉行刮損有旨著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反以事平敘功加恩時新三參

句容孔貞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加太子太保

邊警時適當鄉試屆期遂停不舉至事平後改十月初二日爲初

場

日揭曉

誠意伯劉孔昭疏論倪元璐紊制當黜借明綸以媚婢嫡妻陳氏見存而王氏居然冒封許重熙僞士非祖敢居下以訕上實錄未成而五陵注略先刊行世益體仁乘文何二相既去以倪爲二相臭味必欲擠去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因以京營總督缺誘劉孔昭令之出疏奉旨下部看議倪前妻陳氏有故而去再娶王氏皆名家女非以妾冒封竟坐冠帶閒住議許除名禁錮不足明罰宜下法司窮究體仁擬旨三上不允徑批許重熙著斥革後孔昭不得京營缺特復操江缺以償之孔昭前此已參戶尚俟恂以媚溫矣

時上銳意取法世宗命近侍徧買坊間刻本如見聞錄等項適  
注略初刻亦買進登御覽中有誠意伯襲爵事頗致譏貶上覽  
而賞之孔昭聞而懼遂因參倪疏而并及故閣部俱議窮究上  
終不允云當時謂倪爲今之韓愈許乃得與之比類同毀耶人  
之視許已不輕矣許後年將大耄猶畱心史事下榻荒齋者三  
年蠅頭小楷手不絕書惜未竟其事而齋志以沒也

黃景昉主北闈試以馬之驥爲解元下第者吹索字句投揭陳啟  
新出疏參之景昉辨疏言吏科無衡文之責啟新非能文之人上  
以御筆塗吏科句意可知矣部議竟以覆試文字不雅議罪停四  
科削景昉級其逢迎啟新如此

方流賊蹂躪中原官兵攻之總兵曹文詔斬獲獨多然以勇而驕  
爲賊所陷沒升盧象昇總理五省孫傳廷巡撫陝西與三邊總督  
洪承疇協力勦賊孫久居邊疆習行間事盧身先士卒忠勇有爲  
率關外兵一再破賊而孫洪亦時時以捷聞時闖王已誅蝎子塊

已爲盧追逐入秦河南稍寃自羣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  
雞犬無聲賊卽無可掠盧又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寇已稍衰  
及以邊警調各兵入援事平卽改用盧爲宣大總督洪爲薊遼總  
督而寇復蔓延矣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閒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  
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兵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六霍  
懷寃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且及儀揚已自尉氏至登封至汝  
南復入河南豫撫陳必謙輕撫被誘幾以身殉爲按臣楊繩武糾  
劾解任削職以王家禎代之兼總理川湖山陝督勦事務後亦以  
無功而罷

邊將祖寬勇敢善戰滁州五里橋之戰殺賊近萬人總理盧疑多  
平民雜其中有無辜之歎祖大怒盧以巽語謝亦不能釋然也後  
洪調祖入陝勦賊祖擒闖逆高迎祥并其妻以獻其部下李自成  
收其餘衆復自稱闖王闖部下有張獻忠者榆林人初號黃虎至  
是自稱八大王而天下事自此竟盡於二賊矣

山西巡按張孫振參學臣袁繼咸婪肆贓款有旨拏解來京究問兼責撫臣吳甡何以薦劾互異吳回奏言繼咸清公自矢學行兼優舉薦出自公論繼咸到京因疏訐按臣之徇私屬託事事有據三晉士民亦羣爲袁訟冤上察其誣命復繼咸官逮孫振下獄問遣後繼咸官至江廣總督國亡被獲全節而死可謂不負上恩矣孫振以南渡時詔附馬阮復官御史謀翻逆案誅鋤正人與袁弘勳同爲一時之巨憝云

左都唐世濟疏薦霍維華邊才戶科宋學顯糾之奉旨逆案中人不許舉用屢有嚴旨唐世濟乃敢借邊才薦舉大臣如此欺蒙小臣如何底止著革了職刑部提問吏部謝陞因奏憲臣謬薦匪人臣在病榻失於查參蓋二人原同心阿附首揆薦維華原出體仁意使世濟先言嘗試陞僞爲不知其狡如此及奉嚴旨問罪遣戍體仁亦憚上威不能爲之地謝亦以此失上眷去位矣未幾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地方人才中及逆案中之周昌晉因大理寺副孫

杰疏劾亦命逮喜臣問遣刑部王都又劾侍郎章光岳在通政時  
請逆案中有枉者辨疏許其封進御史水佳胤有疏請吏部將逆  
案中有不平者明告二人皆當究處部覆光岳引退佳胤以別事  
處免議都又劾吏尚田唯嘉當王永光借題邊才唯嘉卽薦楊維  
垣賈繼春二人光岳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櫆徐揚光虞廷陞葉天  
陞六人夫世濟喜臣薦一人而拏問薦二人六人者宜何居時田  
方新經簡任眷遇正切召對出疏示之諭不必置辨

蘇松學臣倪元珙回奏據道臣馮元颺知州周仲璣申文大約言  
復社之士文行相先並無把持武斷之事陸文聲作奸犯科憲檄  
拘提逋逃在外懷恨入都借復社發難耳有旨復社結黨恣行所  
關世道人心不小倪元珙徇州道申文扶同誇詬都著議處元珙  
等各降調是時復社主盟首推二張張溥張采銳意矯俗結納聲  
氣間有依附借名者未免輿論稍有異同烏程當國因惡諸正人  
欲爲一網清流計正思借題生事文聲本一無賴見陳啟新之拔

用遂效尤建言希圖進身故借復社爲題迎合政府而蘇州推官周之夔業以漕事罷官恨及二張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濁亂一時皆溥采爲之倡政府徇其意皆票旨嚴究大開告訐之門同時又有常熟奸民張漢儒奏訐錢瞿二宦事

張漢儒者常熟邑民奔走於諸大家爲門幹後又投充糧衛書手以事犯革逐并不容於鄉里不得已棄家入京遇有同邑陳履謙亦以事犯在京出入搢紳之門因相謀議欲訐奏豫撫陳必謙暨鄉紳數人以報怨而錢謙益瞿式耜二人爲首輔深仇遂草成奏疏開列多款先於朝房呈之體仁首肯顧其注毒在錢瞿且恐人多則啟上疑因去陳與紳而止參二人投通政上之體仁竟擬嚴旨著撫按提解且以不行糾參責令回話既下刑部究問贓款又發撫按詳鞫屢問屢駁株連不已虞山因營謀求解於曹瑞曹故王安名下也以所作安碑文爲證曹覽之泣下乃盡力爲之營救而陳履謙復獻詭贓出首之計先